

PERROTIN

Yves LALOY

Artnet China,

Yves Laloy: More than Surrealism

May 2023

不止于“超现实主义”的伊夫·拉罗： 绘画是愉悦，而非修行

原创 artnet新闻 artnet资讯 2023-05-24 11:55

发表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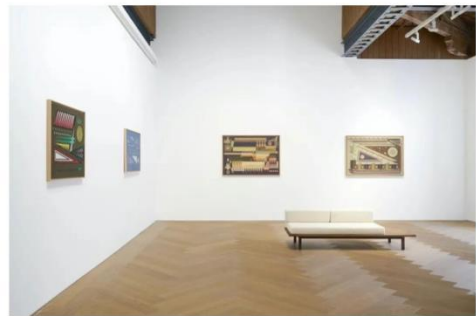


伊夫·拉罗，《地狱或告别吉拉尔号》（L'Enfer ou Adieux au Louis Girard），1958-1959，布面油画，99.5 x 204.5 cm © Laloy / ADAGP, Paris 2023.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伊夫·拉罗“幻术”展览现场，贝浩登（上海），2023，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这并非是一种取悦观众的导向，相反，拉罗的作品比较难套用专业知识或者习惯认知去解读，介绍他的近义词可能比较接近“神秘主义”“原始主义”。即便如此，当我们有心去了解伊夫·拉罗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被时不时小小打动一下——即便是半个世纪之后的我们，在一个被当代看来略显过时的“现代主义”时代和语词范畴内。



伊夫·拉罗“幻术”展览现场，贝浩登（上海），2023，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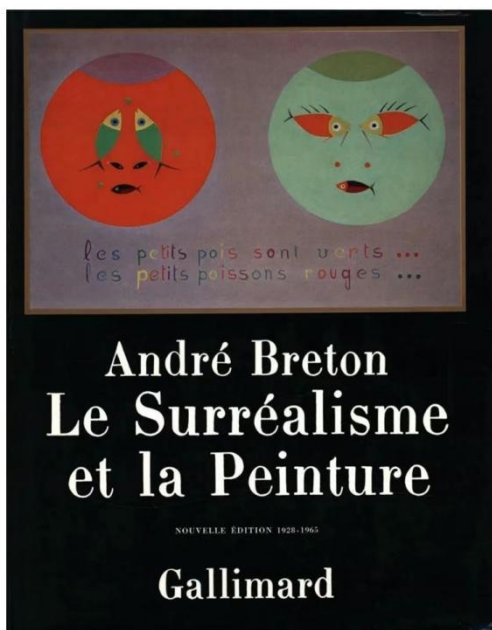
贝浩登（上海）位于一栋老建筑内，其展厅空间有意保留了建筑本身的内部结构，有木质屋顶、横梁和铁艺窗户，没有过多装饰性元素，整体风格几何般明快。而如今画廊内正在展出的法国艺术家伊夫·拉罗（Yves Laloy, 1920-1999）的作品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画中同样几何明快的造型元素无比契合这个空间，高饱和度的色彩又将此地的另一面激活——一如那幅《地狱或告别吉拉尔号》，画中洋溢着生命力，首先给人带来的便是视觉上的愉悦。随着观者在空间内走动，那些几何图块串联起某种韵律，画中手舞足蹈的人似乎在呼唤你加入。而当长久凝视画面时，你也并不会感到无聊，想象力反而被逐渐激活。

伊夫·拉罗，一个建筑专业科班出身出身的建筑世家的二代，一个被安德烈·布烈东发掘并力推的画家，一个别人口中“赢在起跑线”的人，最终没有选择富足却无聊的“精英”的一生。他从来不是精致的都市品味，而是致力发掘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从自我生命历程中提炼出有趣、野性、多元多维的文化积淀。拉罗于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占据主流的艺术圈、学院圈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一个不被轻易归纳的风格，他是一个独特的、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挖掘并研究的个案样本。



伊夫·拉罗肖像，1965年。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在普遍的、有据可查的不少资料中，常常将伊夫·拉罗归为法国超现实主义流派，其很大原因在于1958年，安德烈·布勒东曾专门为拉罗策划了一场展览；1965年，布勒东又选择了拉罗的画作《豌豆是绿的，小鱼是红的...》（1959）作为其论著《超现实主义和绘画》的封面插图——而这本书是第一部正式介绍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著作。



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和绘画》，伽利玛出版社，1965年，封面作品为伊夫·拉罗画作《豌豆是绿的，小鱼是红的...》

YVES LALOY

L'ère-en-ciel à tête humaine qui orne les admirables tableaux de sable des Indiens Navajo de l'Arizona semble présider à la création de l'œuvre d'Yves Laloy. Alors, toutefois, que de tels tableaux, exécutés en un jour, doivent être effacés au coucher du soleil, c'est merveille qu'avant leur inévitable et prompt dispersion, les siens puissent être aujourd'hui rassemblés.

C'est d'abord que l'œil mieux que par lui n'a jamais été induit à jouer et à nous faire jouir de l'ambiguïté de ses pouvoirs. On avait cru longtemps y mettre bon ordre en dressant cet œil, sinon à reconnaître et faire reconnaître en tout et pour tout le monde extérieur, du moins à y puiser toutes ses références (la Gaule, surtout de l'est et du nord, excepté). Lorsque, encore très près de nous, on en est venu à secouer cette servitude pour donner le pas, sur la perception physique, à la représentation mentale, au moins dans le domaine de l'art abstrait le plus rigoureux, de nouveaux risques de frustration sont apparus. La plénitude à retrouver, conjuguant l'appel à toutes les ressources de l'œil, exige de l'artiste l'équivalent profane de la vision tout à la fois jaugonnée et amorcée d'une Thésée d'Avila, revêtu d'Yves Laloy.

Alors qu'une composition de Kandinsky répond à des ambitions synesthésiques, un tableau de sable navajo relève avant tout de préoccupations cosmogoniques et tend à influencer, de manière propéïdique, le cours de l'univers. Le progrès de l'œuvre d'Yves Laloy est de ne faire qu'une de ces deux démarches si distinctes. Ce qu'elle relate est un itinéraire dont il garde le fil, mais dont nous n'avons aucune peine à découvrir qu'il transcende l'expérience commune. Aux re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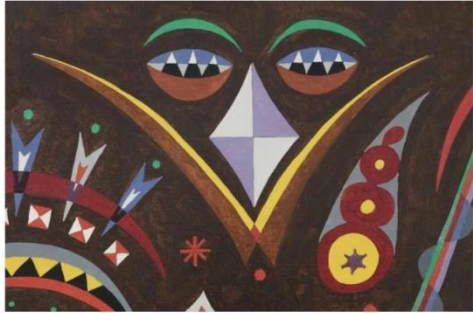
224

《伊夫·拉罗》，首次发表于1958年，作为安德烈·布勒东为伊夫·拉罗在安格尔庭院画廊的展览画册撰写的序言（*可左右滑动查看）

但如前文所述，若看过原作的细节，会发现仅仅是“超现实主义”很难界定拉罗的艺术风格，或者说是狭隘化。拉罗的画面里有显著的原始部落文明的的狂野，那些一语双关的幽默，那些活力曲线所勾勒的灵动海洋生物和波光粼粼的大海，其实正在于生活的真实点滴和大自然日复一日的日常——只是它们发生的地点并不在于传统现代文明精英阵营的欧洲，而是西方中心以外的世界，甚至是少数文明部落。在后续的文本阅读中，我们了解到他的创作灵感还来自于巴拿马印第安人织物、印加人陶器和美国原住民的沙画。



伊夫·拉罗，《无题》（Sans titre），约1956，布面油画，67.5 x 98.5 cm © Laloy / ADAGP, Paris 2023.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无题》(Sans titre) 细节图 (*可左右滑动查看)

当然，拉罗的画面有赏心悦目的、属于构成主义的秩序与和谐，这种素养来自其专业的建筑学学位出身。但随着曲线的加入，无尽的想象开始蔓延，带来日月星辰的能量。再后来，我们知道他迷上捕鱼，常年浸润过大海的潮腥气，长久凝视过海面上的波光粼粼；我们知道他总是前往南美的山川湖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类似祭祀图腾的面具、那些飞禽走兽和海洋生物，它们以最朴素的抽象凝练符号呈现。这种情感甚至朴素到让人联想到人类先民时代，那些骨笛和岩画，那些陶罐和龟甲，那些被今人视作“异想天开”的形象，其实正是最接近自然、天地和生物灵魂的通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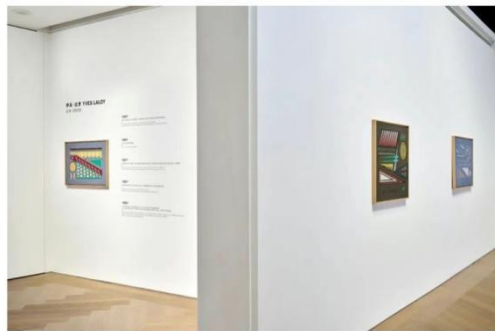


伊夫·拉罗，《Le grain approche !!! or Orage》，1973，布面油画，77.5 x 115.5 cm © Laloy / ADAGP, Paris 2023.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Le grain approche !!! or Orage》细节图 (*可左右滑动查看)

伊夫·拉罗是明确受到美洲印第安部落纳瓦霍人的文化影响 (Navajo in America) 的。同时，很难说拉罗是否能感受到一些超现实，但他确实擅长将一些正常维度下所看不到的元素和结构表现了出来，也许是天体宇宙的奥秘，也许是远古文明的一次回响，也许是宗教里的一些难以用语言一五一十表达的开悟……都以抽象化和诙谐的方式成为一种视觉语言，并在艺术家的人生之路中一直是以一种精神远征的方式而存在。这也是本次贝浩登 (上海) 展览特地用了“幻术 (VISION)”作为展览名的用意——艺术若不是为了打破世俗的庸常和冷漠而存在，若不是为了拓展人生精神世界丰足的边界而存在，若不是为了以有限人生追去无涯不败的美，那它就没有理由被称为艺术。



伊夫·拉罗“幻术”展览现场，贝浩登 (上海)，2023，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文字书写也会以“双关语”的形式被拉罗纳入创作中，成为作品解读的一部分。如《土星不是圆的》让人联想到玛格丽特的《这不是烟斗》。而在艺术史阐述的脉络上，我们总是会将所研究的对象放置于同时代的人物背景中以资参照。如在拉罗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画作中，可以参照的同行有康定斯基、保罗·克利与奥古斯特·赫宾的影子。



伊夫·拉罗，《无题》（Sans titre），约1955，布面油画，64 x 95 cm © Laloy / ADAGP, Paris 2023.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伊夫·拉罗虽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就从建筑师彻底转向绘画，但对于他的习惯依然很“建筑师”——如在使用颜料和画笔之前，借助铅笔、尺子、圆规和三角尺，直接在平铺的画布上打草稿、定轮廓，然后，以如今像PS技术的图层技术覆盖色彩，以成平面化的、富有装饰性的风格。在这次贝浩登（上海）的展览上，两幅创作于1954-1955年间的《无题》就是很直观的参照，谨严又富有节奏感的几何造型与扁平的、尚显保守的大地色系调和，却在结构上异常丰富而辽阔。



伊夫·拉罗，《无题》（Sans titre），1954-1955，布面油画，92.5 x 132 cm © Laloy / ADAGP, Paris 2023.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而拉罗最精彩的“半生物”元素最早的出现见于他第一批作品的主题（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海洋。海洋是伊夫·拉罗生活和工作的核心元素。他住在布列塔尼的康卡勒，喜欢用非常简陋的装备捕鱼；他对滑过海面上的光和停泊在海滩附近的小渔船都感兴趣。海洋主题也贯穿了拉罗始终的艺术生涯，只是形态有所不同；逐渐，拉罗笔下的海洋成了一个有机体和水下生物构成的宇宙，其中充满了半真实半想象的生物。由此，若说伊夫·拉罗真的属于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话，那就是他用独特的可塑性视觉词汇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宇宙，一个充满想象和幻梦的世界。



伊夫·拉罗，《无题》（Sans titre），约1956，布面油画，64 x 99 cm © Laloy / ADAGP, Paris 2023.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除此之外，他的作品也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巴黎流行的画家与挂毯设计师让·卢卡的作品颇有共通之处。而拉罗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同时汇集看似不相干的不同领域的能量——他可以将一种风格带来的影响与另一种风格“混合”起来，就像将一串基因序列与另一串结合。他在绘画中使分别属于具象或抽象的语言共存，他甚至不介意画面背后传达的矛盾性。比如《地狱或告别吉拉尔号》这幅画在本次展览中颇受瞩目，而这确实是一张很特别的作品：该做曾被呈现于2004年雷恩艺术博物馆为伊夫·拉罗组织的首次回顾展览。这幅画也透露出伊夫·拉罗的天主教徒身份，但绘画于他而言更似一种精神之旅的愉悦探索，并非求索问道的修行。



伊夫·拉罗“幻术”展览现场，贝浩登（上海），2023，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拉罗当然也不是默默无闻的画家，他的作品曾被囊括于巴黎、米兰、巴塞尔等地的大型超现实主义展览中，例如1991年于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安德烈·布勒东致敬展。2004年，雷恩艺术博物馆为伊夫·拉罗组织了首次回顾展览。奔逸的艺术天性与作品的稀缺性赋予了拉罗必要的艺术地位，使其不仅在超现实主义爱好者中备受瞩目，也逐渐为整个艺术圈关注。



伊夫·拉罗，《Saturne pas rond》，1960，布面油画，69 x 54 cm
© Laloy / ADAGP, Paris 2023.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而他对于那些非西方中心的文化关注也证明了他是一个眼光卓越的艺术家的，他很超前却从不向他人灌输自己的思想、不表达自己的立场，只是单纯画画。后来有人将他的作品视为1989年让·于贝尔-马尔丹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大地魔术师”展览的前奏，这或许也是超乎拉罗本人想象的事情。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伊夫·拉罗，或许对我们打开人类艺术史更宽广的视野有所启示。